

地 方 戲

孟蝶蝴蝶

何遲改編

天津通俗出版社

湖蝶五

次韻賦題

地 方 戲

蝴蝶 盃

何 遷改編

天津通俗出版社

本劇可用河北梆子，評劇
或其他地方戲形式演出。

【總0148】丙70

蝴蝶盃 32開 56千字

改編者	何遲
出版者	天津通俗出版社 (天津一區濱江路159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
印刷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

1—2,50
售價二角八分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

前 記

蝴蝶盃是我國民族戲曲中一個傳統的保留劇目。因為它戲劇性很強，多年來在人民中有着很大的影響。但在這齣戲裏，人民性的精華和封建性的糟粕糾纏在一起。它的前半部充滿了對惡勢力的正義反抗和對勞動人民的熱烈同情；但到了後半部，就在一個被巧妙地安排的婚姻關係中，仇人却變成了親人，敵對竟變成和好了！因此這戲雖暴露了人民和封建制度不可調和的矛盾，但却沒有找到解決這個矛盾的正確出路，於是就以妥協的道路使矛盾和解了：這便是癥結所在，也是改編這一劇本時所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雖如此明顯，但改起來却十分困難。田雲山如“綿子投案”，勢必仍要走妥協的道路，但這條路是絕不應走的。如不“綿子投案”，則田雲山恐怕只有“出走”，而“出走”又不完全合理。同時這樣改起來必有很大變動。而觀眾和演員對這個戲都是非常喜愛的，如改得“面目全非”，那麼就不會獲得觀眾和演員的批准。經再三思索反覆研究以後，我認為：

(一) 如果處理成田雲山“出走”，就能充分發揮該劇人民性和改變原本“宣傳階級調和”的反動政治傾向時，

那麼“出走”雖不大合理，也不必因小失大而放棄了主要的東西。

(二) 全劇雖必需從新結構，但也必需儘一切可能保留原劇場子和戲劇性。同時應盡量壓縮精鍊，把演出時間縮短到最低限度。

(三) “痛子”以後一定要保持喜劇風格。

(四) 田玉川的行動要“淨化”。盧鳳英的性格要改變。田雲山夫婦的性格要加深刻劃，使之立體突出。每一個上場的人都要明確他的傾向性。

我就是按照這些意見試着來進行改編的。當然，這種改法我自己也覺得並不滿意，劇中也的確還存在着某些不夠合理的行動和情節，但一時又難以想出一個更合理的方案來。

出版這個不成熟的改編本的目的，主要是想能得到專家和讀者的批評與指教。

何 遲

一九五五·一·廿五

場 次

一	打魚	3
二	賣魚	4
三	哭父	7
四	痛子	9
五	藏舟	15
六	投縣	23
七	許親	33
八	打子	38
九	大審	46
十	洞房	59
十一	江岸	65

四
四
四
王
四
隱

《人間十三道》

時：明 代

地：武昌府

人：田玉川	田雲山之子	(文武小生)
田 雲 山	江夏知縣	(鬚 生)
田 夫 人	田雲山之妻	(青 衣)
胡 彥	打漁老漢	(老 生)
胡 凤 莲	胡彥之女	(花 旦)
盧 林	湖廣總督	(淨)
盧 妻	盧林之妻	(老 旦)
盧 世 寬	盧林之子	(小 丑)
盧 凤 英	盧林之女	(花 旦)
家 郎	盧府惡奴	(小 丑)
田 明	田府老僕	(正 末)
唐 將 軍	帥府武將	(生)
董 威	布政司	(丑)
徐 錫 公	武昌撫院	(末)
郝 子 良	按察司	(末)
姚 大 廉	武昌道	(末)
家丁四人	(甲、乙、丙、丁)	
漁翁二人	(張翁、王翁)	(老 生)

尉兵兵王環
校番明丁
四四四番四

(全劇共三十九人)

· 聽小野事不見非 (評)
· 還因氣底氣質
· 門來倒退早裏面進去
· 雖然未覺面羞 (評)
· 當道爭論固無早

第一場 打魚

〔大幕開。胡彥父女搖船上。

第一場

胡彥 (唱) 父與女孤單單相依爲伴，
家貧窮全仗着打魚吃穿。
年紀邁氣力衰身體困倦，
爲活命我只得打魚賣錢。

胡鳳蓮 (唱) 遭不幸我的娘早年命斷，
撇下了胡鳳蓮隨父使船，
老爹爹爲女兒受盡辛苦，
風裏來雨裏去打魚江邊。

爹爹，你看江中水滾，魚兒來了！

胡彥 兒啊！將船撐穩！(胡彥撒網，連拉三次，拉上拭汗) 好沉的網啊！

胡鳳蓮 爹爹，你拉上怪物來了！

胡彥 (看魚。笑) 哈哈哈……

胡鳳蓮 爹爹爲何發笑？

胡彥 兒啊！爲父幼年之間聽你爺爺說過，此魚人頭魚身，名叫娃娃魚，乃百年難見之物，兒啊！少時到龜山去賣，少不得賣上幾貫銅錢，爲父賣了此魚也好與你買件新衣穿哪！兒啊！看過魚籃。(胡鳳蓮拿過魚籃) 搭了扶手。(胡鳳蓮搭了跳板)

胡鳳蓮 爹爹要早去早回。

胡彥 兒啊！

(唱) 我兒不必把心扭，
賣了此魚就回還。

胡鳳蓮 爹爹你要早些回來呀！

(唱) 爹爹清晨未用飯，
早些回船把飯餐。

〔搖船下。二幕閉。〕

第二場 賣魚

〔二幕前。盧世寬，家郎，四家丁上。〕

盧世寬 (念) 懶學弓和馬，
就怕念文章。

我，盧世寬，我父盧林，官拜湖廣總督，愛我如命，今兒個大爺高興，要到龜山玩耍。我說小子們！

衆家丁 有！

盧世寬 走着！(二幕開)

(唱) 我的父在朝中官高爵大，
武昌府官和民誰敢惹咱；
叫家丁拉住了賽虎犬，
若有人敢打架放犬咬他！
搖擺擺來到了龜山脚下，

胡彥 (上唱) 我這條娃娃魚誰來買牠。

賣鮮魚，賣娃娃魚喲！

家郎 我說老頭兒，你叫喚什麼你？

胡彥 我是賣魚的。

家郎 (看魚，吓了一跳) 啊！這是什麼魚，這是？

胡彥 這是娃娃魚！

家郎 人腦袋魚身子，這魚可怪的邪行。稟大爺，那個老頭兒賣

的什麼娃娃魚。

盧世寬 娃娃魚？叫他過來。

家 郎 唉！老頭兒，我們大爺叫你，留點神，這可是湖廣總督的大公子，盧世寬盧大少爺。

胡 彥 知道了，參見公子。

盧世寬 罷啦，罷啦！老漢，你賣的什麼魚？

胡 彥 此乃百年不遇之物，人頭魚身，名叫娃娃魚。

盧世寬 娃娃魚！

胡 彥 正是。

盧世寬 拿來我看，（田玉川暗上，又下。盧世寬接籃在手）嘖……，少見哪，少見！

衆家丁 大爺就該買回府去才是。

盧世寬 老頭兒！你這條魚賣多少錢？

胡 彥 銅錢三貫。

盧世寬 多少？

胡 彥 銅錢三貫。

盧世寬 你指着這條魚養老送終是怎麼着！這條魚長不過一尺，重不過三斤，我也不可能少給你，也給你這個數。（伸三指）

胡 彥 銅錢三貫？

盧世寬 銅錢三百！

胡 彥 銅錢三百，我便不賣。

盧世寬 好，你敢駁大爺我的面子！

胡 彥 老漢今日交漁稅，明日納官差，三百文銅錢不够交差納稅的，難道叫我們打魚人喝風不成？

盧世寬 我是給你臉不要臉，一把一把往下撕，我告訴你說：你賣也得賣，不賣也得賣。（摔籃子）

〔胡彥拾魚，家郎放狗把魚咬住，胡彥奪魚被狗咬手，衆笑。〕

胡彥 哎呀！可憐啊，可憐！爾等仗勢欺人，強買我的娃娃魚，又放出惡犬咬爛我的雙手，我這裏鮮血逆流，疼痛難忍！爾等不但不救，反而一旁取笑，真乃禽獸不如，難道爾家中就無有那白髮的父母！

(唱) 罵賊子無人性不如禽獸，
欺壓我年邁人無有天良！

盧世寬 (唱) 老豬狗你竟敢把我衝撞，
小子們，給我打！

〔正打時，田玉川急上，拉開家丁，推倒家郎，向盧世寬。〕

田玉川 (唱) 毒打這年邁人所爲那椿？

盧世寬 你問我爲什麼打他是不是？大爺我想管教管教他，你管的着嗎！我來問你，你是幹什麼的？

田玉川 江夏縣之子田玉川。

盧世寬 你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

田玉川 你是何人？

盧世寬 說出來吓破你的苦胆！我乃湖廣總督之子，盧世寬！你父不過小小七品縣令，給我爸爸提鞋都嫌你爸爸官兒小。小子們！

(衆應) 放狗！(田玉川踢死狗) 小子們！給我打。

田玉川 好啊！

(唱) 怒髮衝冠心冒火。

〔家郎及家丁們被打跑，田玉川痛打盧世寬，盧世寬狼狽跑下。〕

(接唱) 奪聲老伯快逃脫。

這一位老伯，我這裏有白銀一錠，你拿去養傷去吧！

胡彥 公子啊！

(唱) 多謝公子搭救我，
只怕老漢命難活。

〔田玉川扶胡彥，胡彥下。〕

田玉川 啊呀！且住！想那賊乃總督之子，今日被我打傷，焉能善罷甘休，是我逃走了吧！正是：

(念) 用手撥開生死路，雙足跳出是非坑。(二幕閉)

第三場 哭父

(二幕前。家郎衆家丁攜盧世寬，過場。
盧世寬 小子們，別讓他跑了！
家 郎 江岸漁民聽者，今有江夏縣之子田玉川，打傷帥府公子，若有人渡他過江者與田玉川一律同罪。田玉川哪，田玉川！你打傷了帥府的公子，你跑的了嗎！你！噯喲！噯喲！(同下。
二幕閉)

胡 彥 (上) 噗喲！
(唱) 昏沉沉只覺得胸中氣短

怕只怕死路邊不見鳳蓮(胡彥倒地)

胡鳳蓮 (上唱) 老爹爹去賣魚不見回轉，
胡鳳蓮站船頭兩眼望穿。
急忙忙駕漁船四下觀看，
瞧見了老爹爹倒在江邊。

哎呀！
(張王二漁翁駕舟上。
'胡鳳蓮、張翁、王翁、將船靠岸，攜彥起上船。
爹爹，爹爹，你爲何遍體鱗傷，鮮血淋漓？你……怎麼樣了！
爹爹醒來，爹爹醒來。

胡 彥 (唱) 我只當倒江邊氣絕命斷，
睜眼看鳳蓮女站在身邊。

你是鳳蓮女兒麼？

胡鳳蓮 正是孩兒。

胡彥 哎呀兒啊！爲父龜山賣魚，不想遇見盧總督之子盧世寬，那賊子拿銅錢三百強買我的娃娃魚，爲父不肯，他就放出惡犬咬爛我的雙手，又命家丁將爲父痛打了一頓，多虧江夏縣之子田玉川抱打不平，打散賊人救下我的性命，又贈我白銀一錠作爲養傷之用，爲父怕只怕死在路邊，難見我兒一面，掙扎性命爬到江邊。叫道是鳳蓮，苦命的兒啊！爲父死後，剩下女兒你孤身一人怎能度日！你拿這錠白銀去到四川寄居你外婆家中安身去吧！女兒啊！

胡鳳蓮 爹爹！

胡彥 兄弟！

張翁 爺 爹！

胡彥 (唱) 救父人田玉川恩德要報，
殺父賊盧世寬定要伸冤。(死)

胡鳳蓮 張、王翁(合唱) 一見爹爹把命斷，

胡鳳蓮 (唱) 丟下了孤身女實在可憐。
老爹爹被人殺死得太慘，
捨性命我也要報仇伸冤。

二位叔父要與我父報仇啊！

張翁 媳女不要過分悲痛，待我將此事傳遍江岸漁戶，與你湊上些銀兩，也好伸冤告狀啊！

王翁 媳女不必爲難，日後你的衣食用度自有我等送來，也不枉與你父相交一場啊！

胡鳳蓮 (跪哭) 多謝二位叔父(張王二漁翁下) 蘆林啊，老賊！你縱子行兇打死我的爹爹。姑娘我與你誓不兩立！爹爹，屈死的

爹爹啊！（下。二幕閉）

第四場 痛子

〔二幕開，盧林上。〕

盧林（念）兩湖兩廣我爲尊，
號令一出驚鬼神。
本帥盧林，大明爲臣，官拜湖廣總督，膝下一兒一女，女名鳳英，男名世寬，老夫愛如珍寶。今日無事，不免喚出全家敘敘天倫之樂。夫人，世寬，鳳英出堂。

〔盧妻、盧鳳英上。〕

盧妻（念）世寬出門去，

盧鳳英（念）過午不見回。

盧妻你兄長又出門玩耍去了，好叫我放心不下。

盧鳳英只怕父親知道，又是一場好氣！（入）

盧林夫人來了，請坐。

盧妻有坐。

盧鳳英參見爹爹，孩兒有禮。

盧林我兒少禮，一旁坐下。

盧鳳英是。

盧林世寬兒哪裏去了？

盧妻這——

盧鳳英爹爹，我哥哥帶領家丁又出外遊逛去了！

盧林夫人就該多加訓教才是。

〔家郎急上。〕

家郎啓稟老爺，公子被人打傷了。

盧林啊！現在何處？

家郎 現在書房。

(標題二：1) 甲中華

盧林 快快抬進二堂。

家郎 是。(下)

〔衆家丁抬盧世寬上。衆家丁下。〕

盧世寬 嘘喲！ 嘘喲！

盧林 兒啊！ 你……怎麼樣了？

盧世寬 爹爹，娘，妹妹，我……活不了啦！

盧林 家郎過來。

家郎 是。

盧林 你家少爺在何處被何人打傷？

家郎 在龜山被江夏縣之子田玉川打傷。

盧林 他爲何下此毒手？

家郎 他說我家少爺倚仗老爺勢力，私養虎犬，苦害黎民，心中不服，因此不問青紅皂白把我家公子一頓好打。

盧林 要爾等何用！

家郎 我們二十名家丁不顧生死上前解救，不想田玉川力大無窮，一拳一個，兩拳一隻，東來的東倒，西來的西倒，打得我們頭破血出屁滾尿流，公子身帶重傷，我們的賽虎犬也給踢死啦！

盧林 好惱啊，好惱！ 以下犯上，哪裏容得！ 中軍來見！

家郎 傳副爺！ (中軍上)

盧林 把江夏縣父子二人抓來見我。

中軍 是。(下)

盧林 我兒怎麼樣了！

盧妻 昏迷不醒了！

盧林 我兒醒來！

盧世寬 爹爹，娘啊，妹妹，我活不了啦！